

季门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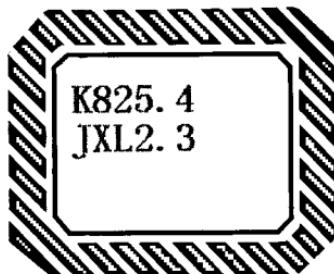
钱文忠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季门立雪

钱文忠



 上海书店 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门立雪 / 钱文忠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678-629-1

I.季... II.钱... III.季羡林 - 学术思想 - 文集
IV.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664 号

季门立雪

钱文忠 / 著

责任编辑 / 欧阳亮

技术编辑 /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73,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629-1/K·115

定价：1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2001年初春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时恩师年登九十

单位：北京大学 东方语言文学系

姓名	钱文忠	性别	男	年龄	24	政治面目	党员
系、专业（学科）	东方语言文学系 梵文巴利文						
1、对该生业务基础、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或调查研究能力、外语水平等方面的介绍： 钱文忠的业务基础扎实，学术能力是异乎寻常的，应该说在那十年内，从来没有遇到过。外语和汉语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分析问题的能力，他出类拔萃恐怕都难以相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本国古典掌握运用的能力。							
2、对该生学位论文情况、科研能力等的介绍： 他已经写过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第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受到古汉语学者的赞赏。 他对于整理古籍文献颇有见地，在这方面他也有文章发表。							
李正林（教授） 教研室、考查小组负责人签字（职务）							

恩师推荐我免试攻读博士学位意见手迹

现实思想政治表现：

基层党支部负责人签字（职务）

博士导师意见：

照目前情况已发展下去，此种在专业
学科内有空缺之建议。

导师签字（职称）李昌林（教授）

系（所、中心）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系（所、中心）主任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录取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论 文 评 定

导教师意见：

马鸣《佛车行经》梵文原本，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极重之地位，汉译之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显著地位。但是对车行经研究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非常少。

钱文忠就于这样一个问题，说明他对梵文译本之勇敢。此之梵文译本之前，译法之细密，对于一个大学飞来使，都是非常难得之。这篇论文水平宜深得已超过一篇学士论文。即使对一个外塾山塾之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篇极有分量上、有价值之篇章。应该予以高度评价。

指导教师 李正林 (签字)

1989年 5月 13 日

恩师对我学士学位论文评语手迹

前言

对我来说,为这样的一本书写前言,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此时,我心中洋溢着对我的中学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的感恩之情。能够在成长的关键阶段领受这样一位伟大的教师的教诲,是我人生的幸运。郝老师开启了此前懵懂的我的心智,让我感受到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诱人的美丽。郝老师习惯在讲课前漫谈几分钟,向学生们介绍课本、课堂以外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至今余音袅袅,其味

无穷。我从这些匠心别具的漫谈中深受教益。偶然一次课前，郝老师提到中国的梵文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而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也年逾古稀了。郝老师大概也没有也不会想到，这寥寥数语竟然促使我开始和季羡林先生通信，并且从此决定了我的人生。郝老师早已退休了，我不止一次地对同样酷爱历史的我的儿子儒亭说：恐怕你很难，或者几乎再也不可能有你爸爸这样的幸运，遇见象郝爷爷这样的中学老师了。我由衷地希望我的恩师郝陵生先生健康长寿。

二十二年前，我参加高考，对于全家人来说，如何选择我的志愿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的父亲毕业于英语系，但是一直在对外经贸领域里工作。这是一个在当时首屈一指的热门行业，我的很多同学就是以此为首选志愿的。但我的父亲完全没有子承父业的俗见，彻底尊重我的志愿。父亲甚至还邀请了所在单位的一些四九年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一起为我出主意。此后，无论我身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我的旅程平坦还是坎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我的父亲一直默默地、有力地站在我的

身后,为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承受了太多太多。同样为我操够了心的,当然还有我的母亲。如果真有来世的话,我希望我们还是一个家庭。

这篇前言里所表达的感激之情是依照我走向梵文研究领域的时间为序的,当然并不能代表感激的浓淡深浅,而且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无从比较的。

不会再有比在北大追随恩师季羡林先生更幸运的事情了,有这段记忆伴随我的人生,我深深地感谢上苍。恩师和我当然是师生关系,但是,同时还有一份浓郁的祖孙之情。在那些岁月里,我完全是恩师的事业、恩师的家庭的一份子。这里收录的四篇文章,并不是我发表的和恩师有关的全部文字,还有更珍贵的、更足以反映恩师风骨的记忆,我还不能、也没有形诸文字。

今年已是九十五岁高寿的恩师,身体依然非常健康,精神依然非常健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大幸。然而,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上苍对我个人的恩赐和眷顾。恩师是我这艘飘零小舟的缆绳。恩师系着我,使我我心里永远有岸。

恩师依然每天笔耕不辍，为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燃烧着自己。新华社发表了2006年11月13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其中，温总理讲道：

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我坚信，恩师自己多次讲过的“相期以茶”绝不仅仅是相期而已。对我而言，季门立雪更不会仅仅是一个书名。

2006年12月

目次

前言	I
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	
——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I
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	
——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68
季羡林教授学述	
——陈寅恪与季羡林	99
——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II8

季羨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

——恭贺恩师九十年华诞

1991年，恩师希逋先生荣登八秩，门生弟子遍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了近六十篇论文，编成逾一百五十万字、近一千页的《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以为庆贺。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我参加了编辑工作，撰写了《季羨林教授学述》，力图比较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介绍先生的学术成就。1996年，我又为实际上是为了庆贺先生八十五华诞出版的《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羨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撰写了《经师人师的风范》。现在，时间的年轮伸展到了新千

年第一个世纪的第一年，乐黛云教授又将为祝贺先生的九十华诞编辑纪念文集，命我撰文绍介先生有关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自然要敬谨遵命。同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先生多次引用冯芝生先生自寿寿人的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寿早已被先生抛在过去了，茶寿才是我们的期待。所以，我的这篇小文当然也就不仅是祝贺先生九十华诞的芹献了。

我必须说明，首先，在先生八十华诞后不久，我们就发愿开始编集先生的文集，如今，《季羡林文集》已经出版了煌煌二十四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先生此前发表的绝大部分著作也因此有了精校精编的定本，我的这篇文章依据的自然也应该是《文集》本。其次，如果说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即使就先生的散文创作而言，先生对印度

古代语言的精熟和妙用，也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的渊源之一。如果要了解先生的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应该不能忽略先生在上述所有领域中的创获。但是，在乐黛云教授计划的这本书里，这些领域将分别有先生的其他门生弟子进行专门的介绍。我的评述对象只能限定在《季羨林文集》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1998)所收的二十二篇中、英、德文论著，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兼及其他各卷所收论文。职是之故，我所评述的只能是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里主要的，而不可能是全部的成就。

一 留德十年中的四篇长文

先生对在德国的十年留学、教学和研究生活的记忆，固然充满了饥饿的痛苦、乡愁的折磨，但是，更多的还是对恩师的感念、研习的快乐、成功的喜悦。1936年，先生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ät Göttingen)的第二年，夏季学期开始，先生偶然看到了瓦尔德施密特教授(Prof. Waldschmidt，陈寅恪先生译为“林治”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顿时喜出望外。早年，先生在清华大学曾经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还和几个同学一起请求陈先

生开梵文课未果。如今这个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机会从天而降，原先被迫埋在土里的那颗种子终于要破土而出了。先生向来不屑于那些在国外靠中国老祖宗孔子、老子、庄子唬洋人，回国后又靠西方诸大师的威名唬国人的“两头唬”式学者，出国前就发愿绝不用和中国有任何牵连的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此，先生以当时人文学界，特别是德国学界难度最大的显学印度学作为主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无论是对于回顾先生个人的治学历程，还是从学术史角度研究中国的印度学史，都是非常幸运的是，历经半个多世纪里的屡次搬迁，更不必说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了，反映先生在德国治学一直到博士毕业的全貌的“学习本”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并且由先生在最新完成的有关自己学术研究的“自述”《学海泛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里发表了。由于这份资料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史史料价值，又尚未收入《季羡林文集》，见者极少，所以，我就将其中有关先生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的部分摘录于下：

1936 年夏学期

Prof. Waldschmidt 初级梵文语法

1936—1937 年冬学期

Prof. Waldschmidt 梵文简单课文

Prof. Waldschmidt 译德为梵的翻译练习

1937 年夏学期

Prof. Waldschmidt 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

Prof. Waldschmidt 巴利文

1937—1938 年冬学期

Prof. Waldschmidt 印度学讨论班:梨俱吠陀

1938 年夏学期

Prof. Waldschmidt 艺术诗 (Kunstgedicht)(迦
梨陀娑)

Prof. Waldschmidt 印度学讨论班:Brhadāraṇ
yaka-Upaniṣad

1938—1939 年冬学期

Prof. Waldschmidt 巴利文:长阿含经

Prof. Waldschmidt 印度学讨论班:中国新疆及